

# 玻璃創作 價幾何

每年香港總有大大小小的藝廊展覽及 Art fair，展場裡我們會看到不同風格的畫作、雕塑及藝術裝置等，但卻鮮有出現玻璃作品。在香港，玻璃的展覽相比起畫展，還是少很多，令玻璃作品總處於尷尬的地位。在香港和台灣從事玻璃創作多年的兩位藝術家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香港無論是場地或是支援政策，對本地玻璃創作，甚至整個藝術圈子的支援均顯不足，令香港玻璃創作遠不及台灣、韓國等地。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在黃國忠的工作室內，有多台設備供教學之用。

在黃國忠的工作室中，到處都見到玻璃作品。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發起了玻璃工作室運動(The Studio Glass Movement)，使得玻璃不再只停留在工廠裡，而是走到了藝術家的工作室中，玻璃也不再限於只屬功能性的東西，也可以作為藝術媒介，為玻璃器材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時至今日，玻璃作為裝飾品及用具，已隨處可見，然而，相比起其他藝術形式的展覽，玻璃展覽卻少很多，究竟玻璃創作在香港有何困難之處呢？玻璃除了作為工藝品以外，還有藝術的可能性嗎？

## 所需設備較多

黃國忠，於一九九三年創立香港玻璃工作室，其工作室現設立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既從事玻璃創作，也開班教學，積極推廣玻璃藝術。當年，黃國忠專門到台灣學習玻璃製作技術包括吹製、鑄造，同時，他亦在思考如何把吹玻璃的技術帶到香港。有別於繪畫創作，製作玻璃和陶瓷一樣，都需要一定設備，如熔爐，而若要進行玻璃吹製，所需的設備則更複雜。最初，黃國忠的工作室設於工廠內，八年前搬到JCCAC，對他而言，始終該地是藝術空間，藝術氛圍也比較好。

相比起工廠，雖然藝術空間的氛圍較好，但和其他範疇的藝術家都面對同樣的困難，就是租金問題。以現時為例，他所租用JCCAC的工作室每月須繳付兩萬多元的租金，而本地的藝術市場始終有限，藝術家亦不能單靠賣藝術品為生，尤其在台灣，玻璃作品的市場亦較其他藝術品的出路窄，變相需要開辦課程，做教育，以維持開支，而藝術家本身的創作時間亦相對減少。當然，他認為開班教學亦有好處，



黃國忠即場示範「做玻璃」。

Sunny現為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助理教授，專授玻璃課程。



年初在灣仔曾舉行「矚目百分百」的港台藝術家玻璃聯展。

起碼可以讓更多人接觸到玻璃創作。

## 缺乏展覽場地

在香港，相比起其形式的創作，玻璃展覽確實少得多，更別說大型的聯展。年初記者曾於灣仔會展參觀過玻璃展覽，展出香港及台灣藝術家的玻璃作品，記憶中，算是較大型的聯展。玻璃作品鮮能在畫廊展出，是有原因的。黃國忠指出，據香港一大型藝術機構的說法，指出玻璃並非藝術品，而是工藝品，因此畫廊不要展出。若畫廊不能展出，那麼在香港有專門展玻璃的藝廊嗎？黃國忠告訴記者是有的，當時他曾聯絡其中一間位於黃竹坑的玻璃

藝廊欲辦展，可惜得來的消息是準備結業了，「之前有兩間藝廊已結業了，這間的命運亦如是。」

相比起香港，台灣則不同了。來自台灣的王鈴琴(Sunny)，早年留學澳洲，現為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助理教授，是該校唯一一名教授玻璃課程的老師。她指出台灣政府對玻璃這一範疇是挺支持的。她表示，在台灣的新竹市，當地有玻璃工藝博物館，每兩年舉辦一次國際玻璃藝術節，匯聚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玻璃名師的作品。她補充，除了玻璃工藝博物館外，台灣當地對工藝發展也是非常支持。例如在位於南投縣草屯鎮有屬當地「文化部」的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她表示該機構很被「respect」（尊敬），專門用於研究工藝文化，培養工藝人才。反觀香港，卻只有香港藝術館、香港文化博物館。

Sunny笑言她在台灣辦展覽沒有人跟她要過場地費，「台灣每個地方的縣政府都有文化中心，有的文化中心也不止一個展覽，在那裡做展覽，都不收錢，還有其他的美術館、藝廊，也從來沒有要過場地費，可是在香港，收取場地費卻是很平常的事。」

而黃國忠則表示，當年他在台灣參展時，有一個小本子是讓參觀者寫下心得之類的，有香港人就寫道為何台灣有這類型的展覽，而香港則沒有。「康文署是香港最大的場地供應，可是場地長期爆滿，很難申請，而我們很希望多辦展覽，希望讓更多人認識和接觸玻璃作品。」他說。

## 港藝術市場不活躍

和兩位藝術家談到藝術，少不免拿香港和其他地方作比較。談到韓國，黃國忠指出，當地法例明文規定承建大型建築項目時須預留一定費用及空間用於公共藝術。在香港，不乏把藝術品放置在大廈的例子，可惜他們未必青睞本地的藝術品，而在韓國，當地政府則規定要購置本地的藝術品，並且要展示出來。「在香港，他們會傾向選擇知名的藝術品，反而較少購買本地的藝術品。在韓國，大廈樓梯會見到藝術品，開發商會根據大廈所屬的風格，購買適合的藝術品。」

黃國忠認為在visual art方面由政府資金介入用處不大，政策上規定支持本地藝術品更有效，以韓國為例，當實行上述措施時，政府不用花一分錢，但卻使當地的藝術市場很活躍，他指出最重要是令藝術品有市場。「在首爾當地有很多較小型的藝廊，供人們購買藝術品。當藝術市場活躍，意味材料生產商、藝術工場都『有工開』，藝術學生有未來。香港藝術無市場的其中之一原因是不肯培養觀眾。」他說。而Sunny亦表示，台灣無論是對玻璃工藝發展，甚至是整個藝術行業發展的支持，比起香港，都多很多，單是以展覽場地來說，便可窺探一二。她補充道，現在香港常提及創意產業，但在台灣，創意產業發展起步比香港早很多。

## 玻璃是藝術？是工藝？

玻璃是工藝品還是藝術品，爭論多時。兩位藝術家又怎樣看待呢？Sunny認為：「這個問題被問很多年了，我認為沒有必要下定義。」「我覺得要看創作人當刻創作的出發點。做一個漂亮的杯子，沒有藝術概念，那它就是一個很好的工藝品。若果我今天要做的作品是表達一種人生態度，或一個觀念，以藝術手法表達作品，那就是一個藝術作品。」

Sunny則認為，玻璃確實是需要工藝技術來支持，日本對工藝和藝術沒有高低之分，而在華人社會，藝術的地位則比工藝要高。有人適合停留在工藝階段，有人則既可以做工藝家，也可以同時是藝術家。對於玻璃的藝術價值，Sunny認為這不是看一個單一的觀點，也沒辦法下一個統一的定論，到最後都是要看個人的出發點。

玻璃被拒於藝術大門之外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太靚，被視為是裝飾品。黃國忠認為，玻璃靚的好處是可以作裝飾品，但亦因太靚，亦令玻璃變得不「當代」，成了一件裝飾品。他認為玻璃很獨特，雖然靚的玻璃被當成裝飾品，但其實玻璃也可以很多元化，「玻璃也可以『好唔靚』，以歐洲藝術家為例，因為當時他們都是用很平價或是回收得來的玻璃做作品，所以在他們成名前所做的作品都不漂亮，不通透，又黑又灰，但那時的作品則較『當代』。」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有開辦玻璃的選修課程，製作玻璃的設備十分齊全。

## 浸大視藝學院培養人才

在香港，雖然玻璃市場不大，然而，在香港浸會大學的視覺藝術學院則有玻璃課程可供同學修讀，而設備也絕不遜色。據Sunny介紹，在2015年以前，浸大視藝學院是全中國唯一一間有提供玻璃吹製技術的學校，及後在2016年起，內地才有兩間學院亦引入了該技術。Sunny表示，該課程可供大學二年級至四年級的同學修讀，一個學期教授約四十名學生。

Sunny表示：「我們做的是學院教育，技術是入門，一開始要教會學生玻璃的材質，學好基本功，接下來就是自己的創意了。香港地方少，不能說有很大的設備，我們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十年前開課程時，學生也不知道未來在哪裡，第一批學生是開荒拓土，大家也是憑着一股熱誠。學生做玻璃創作這一範疇跟其他媒材不同，玻璃創作較需要時間，而且玻璃媒材較貴，如果沒有很大的熱情，就容易死在『沙灘』上。」

# 「無人轉」還是「萬人轉」？ —北派東北二人轉傳承的「危」與「機」

「寧捨一頓飯，不捨二人轉」，這句俗語在中國東北老百姓口中流傳甚廣，足見二人轉曾經在他們生活的重要位置。面對多元現代文化的衝擊，老百姓「捨飯看二人轉」的情形逐漸遠去。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東北二人轉藝術也面臨傳承之「危」，以傳統正戲見長的北派東北二人轉就是其中縮影。

東北二人轉國家級傳承人、北派二人轉演員趙曉波介紹說，東北二人轉分為兩派，以遼寧為代表的南派重說口，以黑龍江為代表的北派重唱腔。北派東北二人轉注重唱腔優美，唱詞時而詼諧幽默，時而婉轉淒涼，富有生活氣息。

在上世紀電視、電腦尚未普及的年代，北派二人轉的「接地氣」表演深受老百姓喜愛。無論是在農村田間地頭的小型演出，還是城市裡的大小劇場，北派二人轉都擁有大量「粉絲」。然而，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觀眾的選擇愈來愈多。與部分傳統戲曲一樣，北派二人轉的觀眾逐漸流失，不少「80後」、「90後」年輕人更是對純粹的北派二人轉知之甚少。

東北二人轉省級傳承人、綏化市北林區文工團團長徐德忠說：「就拿二人轉中著名的戲目《王美榮觀花》來說，演員一字一板地唱出來，需要很多功夫和講究。現在一些年輕觀眾聽不明白，演員自己也會有失落感。」他表示，部分年輕觀眾沒興趣，使得一些城市裡的二人轉劇場將傳統正戲換成大量說口、流行歌曲等表演。在不少地方的劇場裡完整的北派二人轉演出甚至「一難難尋」。一些悲觀者甚至認為，北派二人轉若後繼無人總有一天會「無人轉」。

在教授二人轉課程的黑龍江藝術職業學院綏化分校，優秀生源的短缺常令經營者困擾。唱了一輩子戲的黑龍江北派二人轉演員劉慧歡

說：「現在社會上有太多的職業可以選擇，想走職業二人轉演員路子的孩子確實沒有以前那麼多了。」

儘管一些年輕觀眾對北派二人轉「不感冒」，但不少藝術家相信，它仍擁有廣泛的觀眾基礎，「無人轉」的情形不會出現。趙曉波與黑龍江省許多二人轉演員每年都在文化部門的組織下送戲下鄉，農民觀眾的看戲熱情超出想像。「有一次下大雨，不少人在雨中打傘堅持看我們演出。車廂搭的簡陋舞台很快積了水，觀眾就給我找來磚頭墊著。還有的農民觀眾，與台上的演員同哭同笑，散場後久久不願離去。」

不少東北二人轉傳承人表示，作為一項來自民間的藝術，二人轉的開放、包容和不拘泥使它能够藝術舞台上保持生命力。北派二人轉的傳承者也在不斷探索，使二人轉的表演內容更加貼近生活。

2012年，哈爾濱市雙城區青年謝尚威徒手接住墜樓少年的事跡感動中國網民，被稱為「最美叔叔」。雙城區東北二人轉保護中心根據這一故事改編的二人轉《壯麗青春火樣紅》，用生動活潑的表演形式展示這一正能量義舉。去年，黑龍江省海倫市北派二人轉傳承保護中心排演的拉場戲《海倫往事》，演繹了海倫縣一個小山村村民團結抗日的故事，在北京、黑龍江的演出受到歡迎，掀起一陣熱潮。「這些作品啟示我們，二人轉是『接地氣』的藝術，我們必須演繹『接地氣』的故事才能獲得觀眾認可，這是北派二人轉未來發展的機遇。」哈爾濱市雙城區東北二人轉傳承保護中心主任、北派二人轉演員姜永山說。

《海倫往事》演繹了海倫縣一個小山村村民團結抗日的故事。 網上圖片



可，這是北派二人轉未來發展的機遇。」哈爾濱市雙城區東北二人轉傳承保護中心主任、北派二人轉演員姜永山說。

作為東北二人轉國家級傳承人的趙曉波如今在海倫市從事北派二人轉的傳承工作。她的藝術創作多年沒有間斷，錄製的許多音像資料已經成為北派二人轉的珍貴素材。在趙曉波的學生中，一批年輕的北派二人轉演員正在成長起來，他們平均年齡只有十六七歲。這些「好苗子」需要在這裡夯實基本功，未來一部分人將進入專業劇團，成為職業二人轉演員。

「學習二人轉需要慢工出細活，不能急功近利。這些孩子還肩負著傳承北派二人轉藝術的責任。」趙曉波說。

而徐德忠正在研究與專業藝術院校合作共同培養年輕二人轉演員，使他們不僅能夠學習傳承二人轉藝術的精髓，也能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識，獲得更高的學歷，得到更多的社會認可。不少受訪的東北二人轉傳承人說，讓北派二人轉後繼有人真正實現「萬人轉」是最大的夢想。

文：新華社

## 張恨水之女憶父親： 他為人正直 一生精進不已

今年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張恨水逝世50周年。張恨水之女張正日前在江西黎川接受採訪時表示，父親為人正直，一生精進不已，是一個不斷追求、不斷探索、不斷前進的作家。

當日，張恨水國際文學研討會暨「張恨水(黎川)國際文學周」在贛閩兩省交界的江西撫州市黎川縣開幕，張恨水之女張正出席了活動並為新修繕的張恨水舊居揭牌。張恨水，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最走紅的作家之一，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姻緣》等小說風靡中國，傾倒無數男女。

站在黎川老街南津碼頭這棟有著200多年歷史的老宅前，張正顯得尤為激動，「我是第一次來到這裡，感覺又來到父親的懷抱。這裡是父親小時候學習的地方，也是我非常崇拜和嚮往的地方。」

1905年初春，10歲的張恨水隨身為清末地方稅務官員的父親，沿贛江上遊的黃金水道，乘著瘦窄窄窄的烏篷船，一路風塵從黎川南津碼頭上岸來到這裡生活。在很多人心目中，黎川其實是張恨水文學夢的啟

蒙地和起始點。這裡的山水人情、廊橋碼頭、老街小巷、文化氛圍，熏陶並啟蒙了張恨水的文學夢。

「沒想到老宅保存得這麼好，說明當地人對文化的尊重、對我父親的厚愛。這個民風淳樸的地方，對父親的文學功底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非常感謝。」張正稱。回憶起離開自己半個世紀的父親，她說：「我認為父親是一個熱愛祖國、熱愛民族、熱愛文學的人。他為人正直，一生精進不已，是一個不斷追求、不斷探索、不斷前進的作家。」

張恨水一生創作了120餘部中、長篇小說和大量散文、詩詞、遊記，共3,000餘萬字，被尊稱為現代文學史上的「章回小說大家」和「通俗文學大師」第一人。對此，張正認為，父親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修養和得天獨厚的天賦，但他創作文學的思想是「有容乃大、虛懷若谷、海納百川」，就是別人的意見來促進自己文學的發展。

「弘揚民族文化，建立起民族自信心，這是父親從事文學創作以來一直想做的。而他一生奮鬥的目標就是，把中西方文化傳統結合起來，創作出符合新文藝的作品。」張正說。

文：中新社



張恨水之女張正(中)與其他嘉賓共同為新修繕竣工的張恨水舊居揭牌合影。 中新社圖